

走

Green 和张早故事集

司屠 著

后浪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走

Green 和张早故事集

司屠 著

后浪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 Green 和张早故事集 / 司屠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7

ISBN 978-7-5596-2083-5

I . ①走… II . ①司…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4577 号

本书版权归属于银杏树下 (北京) 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走: Green 和张早故事集

著 者: 司 屠

选题策划: 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统筹: 吴兴元

编辑统筹: 梅天明

责任编辑: 夏应鹏

特约编辑: 朱 岳

营销推广: ONEBOOK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韩 凝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天津翔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30 千字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7 印张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2083-5

定价: 36.00 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目 录

第一章 同行.....	001
-------------	-----

第二章 秋操.....	024
-------------	-----

第三章 新晴.....	039
-------------	-----

第四章 我感到你的痛苦.....	060
------------------	-----

第五章 但我不能追逐爱情.....	085
-------------------	-----

第六章 顶峰积雪.....	139
---------------	-----

第七章 《弦上箭》.....	169
----------------	-----

第八章 在继续之中.....	198
----------------	-----

第一章 同行

大概一刻钟前，自窗外传来一声两物相撞的沉闷巨响。又出车祸了，他想。当时，他正要起身小便，就先去阳台看了看。这次是两辆轿车撞在了一起，一辆由南往北行驶的红色两厢轿车的车头撞在了一辆由西向北转弯的银灰色三厢轿车副驾驶座后面一点的位置，在十字路口以北靠近他所在楼层这一边。上次，他记得相撞的是一辆轿车和一辆满载着蔬菜的平板三轮车（数种颜色的蔬菜倾翻在地）。这显然是一处事故多发地段，往回走时他想到。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在这一路口已经看到了四五次车祸。难道是因为医院就在旁边（肯定与没有设置红绿灯有关），这么一联想，他脸上多少有了点笑意。

小便后，他又来到窗口。刚才冷清的路口有了热闹的迹象，或者说已经热闹了。在两辆车子的旁边除了它们各自还在通电话的车主和来自那辆被撞轿车的着蓝白相间校服、深色运动长裤的女中学生外（第一次走到窗口看时她还端坐在副驾驶座里），

多出了一二三、三个行人。就眼前的事故，在这些人与人之间还有着交流。其中一人弯着腰手指两车相撞的部位（应该是），在他旁边两条手臂环抱的那一位则频频点头。他们可能不认识，他们不认识的可能性要比认识大。在他们的外围——如果说出了事故的车子、车主以及女中学生是眼下这一场面的中心，这三位行人他们没有站成笔直的一排两两之间的距离也不相等但你能感觉得到存在于他们之间的那种内在的联系则构成了第二层次，这一层次有壮大的趋势：自东南角桥面上正一前一后快步走来两人——就在十字路口的正中间，停着一辆由西往东行驶的黑色轿车，一个男性的人头探出在全部摇下了的驾驶座的车窗外，正全神贯注于事故现场。而自马路的西面又开来了一辆红色的两厢轿车，慢慢地，当进入十字路口那一块还没有画上斑马线、无形的正方形时，它就更慢了，茶色车窗里的驾驶员向事故现场这一边侧着头，但她并没有让车子停下，它就这样缓缓经过了那一区域。

同样在驶、行途中停下来观看的还有路口西南首一个骑自行车的，以及，北首马路边上靠近绿化带的一个穿灰色夹克衫的行人，相较于那五个站在事故车边上的行人此人一直远远地看着；当后来警察到来，那辆马路中间停着的轿车和马路对面的自行车都已远去，此人还在那里；直到警察离去，五个行人也陆续散去，而他也自窗口离开——事故不严重，他走开时，事故车的车主和乘客钻进了各自的车子，他们也将离去——此

人还站在那里。他还要看什么？

他这是第一次如此长时间地观看这样的情景，这是一个典型的情景，他觉得日后可以把它写进小说里去。

回到电脑桌前，他伸手去拿桌上的瓷杯，那里还有大半杯水，但是杯子已经凉了，它刚离开桌面就被他放了下。他碰了一下鼠标，又碰了一下——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电脑的显示器已经变成了黑屏——等到屏幕终于缓缓亮起（这是一台用了多年早已用旧了的电脑，其部件没有得到过任何更新，保持着当年它刚买来时的原样，这一过程显然需要比那些新的电脑更多的时间），他凑近去看屏幕右下角显示的时间，16：41，离平常收工还有二十分钟的样子，但不想再利用这二十分钟了，保存了文档之后，他便关了电脑。

接下来要做的几乎已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程序：把手机、钥匙之类放入背包，背上背包走到门旁，脱掉拖鞋，换上跑鞋，切掉电源（有时，在出门之前他会忘了把电源切掉，到了门外关门时他才想起来，他便把正要合上的门往里推去，与之同时一只脚踏入门内，伸出另一只手去把嵌在墙壁上的电源总开关勾下，在这之后有时他也会把外面的开关盒子合上——这么一来，第二天来到工作室，他就得先把它打开，然后再推上里面蓝色的电源总开关——开关盒子合上时会发出“嗒”的一声），带上门离开。不过，今天，在背上背包后，他特意去阳台看了看：刚才那个一直站在一面广告牌下的灰夹克男子现在也已经

不在了，并且，十字路口的车和行人都有序、平常地往来着，看不出那里有发生过交通事故的迹象，不过，如果下去仔细察看也许还是能看出来的，比如说，一些漆屑，或者，几个烟蒂。

穿过暗暗的走廊，他来到了同样暗暗的电梯间，只有电梯外呼面板上泛着一点红光。左右两只电梯一只在14楼，一只在1楼，它们都静静地停在那里，不曾上下。他觉得，这样的处境好像曾经有过，接下来的动作也是那样的熟稔（一个念头闪过：那仅仅是因为昨天前天以及之前的许多天他都面临过类似的情境）：在向下的指示钮上他按了一下。他看它们哪一只上来抑或下来。是14楼的那一只在往下而来，不过，当它到达13楼时，1楼的那一只开始上升。之后它们几乎以同样的速度行进着，当下来的那一只到了12楼，上来的那一只正好是2楼，然后是11、3，10、4，9、5，8、6——它继续向上，7、7，6——最终，是下来的那一只“叮”的一声停在了6楼，打开来，放出的光亮罩着他，里面没有人，他进去，在面板上按下“1”。

当他从底楼的门洞出来，置身于新村开阔的主干道也就置身于流动、清冽的空气，向西面小区的出入口走去时，犹如当头一击般感受到迎面的秋天黄昏的光线，这来自将要下山的太阳，他抬头找到它，在两幢多层之间，发出的亮光离圆心已很近犹如回光返照虽然仍然明亮但已不再刺目当然多看它一会还是受不了，在亮光的外围则是大片浓浓的黄色，越往外这黄色越淡以至于天空那种基本的灰色，当它们与地上的景物结合时

那光那景物仿佛都在清水里浸过，具有了一种冷调，并且——应该与之有关，在这明澈、清冷的光线下，在路边的园子里，几个小孩子在大人们的看护下正奔跑嬉戏，发出孩子们特有的清亮、高亢的叫声，这些，已不止一次让他产生一种感觉——很难用语言将它表达清楚，他为之努力过——大致说来，就是那与他童年时或者远古以来乡村缭绕的炊烟和在随后将到来的已延至现代、城市的万家灯火有关，是一种与家、回家相关的普遍感觉，人们身处这样的境地（黄昏那一刻的光线、嬉戏的小孩，至于两边是水泥楼房还是木房泥地则无关紧要，也许小孩也不重要，有没有人都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光线，光线是必需的），就会被唤起，这种感觉一定是数千年数万年前已经生成了的，人类带着它犹如人类的繁衍生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它联系着过去和将来：人们过去感受过它，人们将来也会感受到它。

（这还可以说是一份礼物、一种肯定，来自大自然的赠予，接收视一个人忘我工作的程度而定，大自然以它不动声色的隽永向专注工作了一个下午的人传达了这样的一种确认：你可以回家了，这一天你没有白过。）

这时，他就快走到小区出入口的范围，他看到小区外正对着小区出入口的一截马路——两边的楼墙形成了一个取景框，并没有公交车出现在那里（经过这里的只有一班公交车，即他要乘坐的那一班）。他不由得感到了一丝揪心，不由得加快了脚

步，同时，在心里笑自己每次都这样。随后，随着他由北往南通过一小段直路走到小区门口目光也就能越过先前东侧楼墙构成的障碍看到小区外整个的情形了，他首先注意的是就在小区外右首一点的公交站牌的附近，如果有一辆公交车就将到达站点或者正停下在站点，他肯定会跑向它，让它载上他，这不同于先前当他即将来到小区出入口时看到它——他曾经历过一两次这样的情形，他没有跑上前去同时扬手叫喊着“停一下，停一下”，这不仅由于这是徒劳，就算司机注意到了你，车子应也不会停：小区出入口离马路大概还有七八米的距离，再加上他离出入口也还有一两米，得碰上多好心的一个司机它才会停；并且，其时，仿佛那车子正阴险地等待你流露你的期望，它就好扬长而去，从而得到一个羞辱你的机会，车上的乘客和路人则将见证这一羞辱——出于相关的这种自尊，他不会贸然行动，他甚至会表现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好像他根本就不是出来坐公交车的。像大多数日子里一样，今天，公交车也还没有在那里出现，他随即将视线投向了马路的更东面，直到十字路口也没有它，这一眼即明，随之他就放慢了脚步，前一步还是快步，依然处在之前的那种节奏流中，后一步却明显地慢了下来，慢得突然，慢得有那么一点戏剧性，真可谓是心到脚到。

至此，他就可以悠闲地向公交站点走去了……在站点广告牌后面的草地上他坐下来，目光很难说有规律可循地游移在以下事物上（之后多少还是有所侧重——停留的时间长短作为其

标志，可也不能一概而论，有时候，这不过是假象，他持续地看着某物，其实他并没有看着它，其实是他正在思索着什么，目光无非正好落在了那个方向那个位置）：草地、阳光、站牌与他之间的地面上的几只蚂蚁的忙碌、居民楼、脚尖、虚无、马路上往来的车辆、偶尔从这边或那边走来走过他身前的几个行人，等等，唯一带有目的性的就是不时地他会看看十字路口那边，看那里是否有公交车出现。有那么一会，在一阵似有若无的女性香水气味导引下，他对广告牌下一个正在等车的女人的两只着黑色高跟鞋的脚（其上带着两只灰色的长筒丝袜的一截，在这些上面的部分被广告牌遮住了）发生了兴趣。这两脚或者说是两鞋中的一只一会前一会后一会左一会右，另一只则跟着这一只转来转去，也许相反，是这一只跟着另一只，这说不清楚。一次，其中右脚的那一只被提起来用后跟在左腿的小腿上挠着，那里肯定是痒了，随后，这只脚放下来，其鞋尖点了好几下地面，透露出一种搞定了一桩事情之后的放松、惬意……就这样，在广告牌下方的地面上直径不超过一米的范围内，犹如在跳一种复杂、细碎的舞蹈，这两脚制造出了种种花样，伴随着这一运动的是一个女人的说话声，她在用手机或者是小灵通和人通话，不时地笑上两声（显然是一次愉快的通话），偶尔无声（不禁令他竖耳），语速属于快的那种，这样的语速和她两脚频繁的动作倒是合拍，但因此很难听清楚她在说些什么，而他也没有在听她说话，他的注意力主要是在她的脚的这种无

意识的运动上（她肯定不知道后面有人，肯定也没有意识到她的两脚的动作如此之多，它们是无意识的），只是偶尔，某句话印入了他的脑海，“我为什么要拒绝邬颖颖”，是后来，他发觉他正想着这句话并且在嘴里默念着为的是弄清楚它，他明确地继续着这一思路继续念叨着，“我为什么要拒绝邬颖颖”，“我为什么要拒绝邬颖颖”，这里面有两层意思，并且是相反的意思，一种是说我没有理由拒绝邬颖颖、我不会拒绝邬颖颖，另一种是我已经拒绝了邬颖颖，因为……下面的话就应该是原因了。但这句话稍纵即逝，此刻他已经想不起来她说它时的口气以及上下文，第一种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但也不是没有可能是另外那一种。

一阵刺耳的汽车紧急刹车声响起，一辆杏黄色的出租车自马路中间来了一个大角度的内切停下在广告牌前，那两脚向车子走去了，车门打开来，它们没入车子，在这期间通话在继续，“嘭”的一声车门关上了，说话声也听不到了，他把视线转向广告牌的西面，出租车自那里露出头来，透过副驾驶座黑乎乎的车窗看到一个女的，她的手机还在她耳边（显然还在通话），而后车子飞快地开向前去了。

自从新建的第一医院开业以来，往来于这一带道路上的车辆明显多了许多（这一带属于一个近几年才开发的“新城”，许多小区尚在建中，已经建成的入住的居民也还不多，真正要热闹起来还需要几年的时间）。不仅他面前东西走向作为城市

主要道路这一条上的车子要比以前多了，南北走向的那一条也多也正是因为造成了那一十字路口的多起交通事故。这跟医院的开业肯定是有关系的。两个星期前的一个中午，当他照例从他家楼下的公交站点上车来工作室时，（此前一个星期，他去了一趟外地），他发觉一向冷冷清清有时在好几个站点内都只有一两个乘客的车子里热闹了不少，不仅人多了原来有很多空位但那次他却必须走去最后高高在上的那一排，车载电视的声音好像也开得响了确实是响了，车里也比以往要热（不关天气的原因）。他注意到有一些老人，当时他就想是不是医院已经开业了。他下的下一站就是医院站，果然，那些老人直到他下都还没下；沿途还陆续有人上来，其中多数要么是老人（那天大概是这个城市里的离退休老头老太们例行体检的日子），要么就很像病人。同样的情形，如今，他每次从工作室回家，车上总是满满的，虽说回去时的乘客一向是要比来时多（这与时间段有关，他每次回家差不多已是下班时间，而去工作室则是在中午休息时间），未免也多得太多了，无疑有一部分是前一站上车的病人或者是与病人有关的人：病人的家属、来探望病人的人、陪护、医生，等等。

十字路口离站点还有大概三四十米，距离的关系，当有公交车出现在那里时，他看不清楚是哪一班，一开始他以为来到那里的只有他要乘坐的这一班，（没有红绿灯，车子会很快冲过路口，向站点扑来），于是他赶紧站起来，向广告牌前走去，

随后发觉那车子跳起左侧的黄灯向马路南面开去了，原来这是另一班公交车。从那以后，他就不再急着站起，他要等着看它是转弯呢还是直行再来决定他的下一步行动……它直行而来，他便站起来，习惯性地掸掸屁股部位，来到站牌下。自从打电话的妇女走后就没有人再来等车，在这一站一向等车的就他一人。这是一辆绿白相间的公交车，但此刻他不能确定是不是所有这一班公交车都是这种样子，如果是，下次远远地看一下颜色就可知道是不是他要乘坐的那一辆了。他招招手，车子停在他面前，今天车上人不算多，而目光投向车内的一瞥仅仅满足于得到一个人数的多寡包括后面仍有位置的判断，它是粗略的、不涉及具体的任何人、当即被收回，就这样他目光内敛地通过了车子中间的过道，在后面一人一座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他总愿意坐在后面即下车的车门再过去那一块的位置）。

车子才启动又停了下来，车门也打开来。一个男的正从新村的出入口跑向车子，他刚才肯定还喊了也扬了手只是他没有看到，现在此人看着车子跑着（仿佛他一不留神，车子就会舍他而去，又仿佛他仍不能确定车子会等着他，一旦车子向前开去，他就好及时让自己停下来），越跑越近，当跑过三分之二的路程，他的跑姿起了变化，在这之前他显然很投入，一心要赶上公车，“如果我稍有犹豫，或许它就会开走”，而后，当他意识到车子肯定等着他肯定不会舍他而去，并且，仿佛随着他与

车子之间的距离的缩短，就算它开动、他也能通过一阵快跑赶上它——他就不用再对它那么迁就了，于是他就变得松垮了，这种松垮尤其体现于他的脚步和手势（身体的前倾也不那么明显了），步率慢了下来就不用说了，随着这慢，两脚还向两边分得更开了一点（就像是在滑步），两手呢，则像是向前扒拉着什么东西，显得有些滑稽，而本来它们是很紧张的，这样的动作的变化透露了他内心的变化，还传递出一种对于他刚才的着急的自我解嘲，好像他觉得他刚才迫不及待有失面子——最末几步他就更慢了，他毫无必要地拉了一下外套上的拉链，一把攀住车子，上了车，车子随即就又启动了，靠着车子的挡杆他稳住了身子，在裤袋里摸索着，而后掏硬币出来放入了投币箱。

车上虽然还空着三只座位，但都是外面坐了人的两座一排中里面靠窗的那一只，这人向后面走来，经过他，在最后面高高在上的那一排落了座。在那一排里就在他的身后坐着两个小学生，他们一直在说话，从他上车后就没有停过。

是一张十块的，我一脚把它踏住，弯下腰好像是要去系鞋带，就把它拿在了手里。

我也捡到过的，我直接就捡了起来。

他注意到坐在他旁边（隔着过道）两座一排外边座位上的男的回头看了两个小学生一眼。这男的也听到了他们的对话。随后，这人对坐在里边位置上的女的说，你小时候捡到过钱吗？话说得轻声，但还是被他听到了。他不由地侧耳听着。女

的好像说没有，男的说他捡到过的，捡的方式就和后面一个小学生讲得一模一样。女的顺着男的示意也回头去看小学生。而那俩小学生正讲得起劲，对于别人的注目全不在意。

这男的和女的不知道是什么关系。这里面有着许多的不确定，吸引人一探究竟。他们的衣着相仿，都穿着卫衣，女的看上去还不大穿这种衣服倒也平常，可是，那男的应该有三十七八了还穿成这样在小县城里就不太常见，他们说的是本地的方言，也许他们是刚从外地回来的（男的像他一样带着个背包，在这个县城里只有学生和出门旅行的人才背这样的包）：他们在这里出生，度过了他们的青少年时期，高中毕业后去外面读大学，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就读的城市里或者又去了别的外面，如今一起因为什么事情回到了家乡——确实，他们不像是生活在本地的，是不是生活在本地这不难看出（气质、观念、行为处事方式之类仿佛流行性感冒在一时一地的人之间传染了开来），就说那女孩吧，本地鲜有这样青春靓丽的，在这一年龄段大概二十八九岁的本地女孩身上你可以感受到“庸脂俗粉”（这一类女的往往被她所在圈子里的人视为“长得漂亮”）、“小家碧玉”之类字眼，但是“青春”没有。不是说没有过，但她们的“青春”只短暂地存在于她们的青春期（如果在那时不能看出那些漂亮的女学生日后会发展成为“庸脂俗粉”，只是因为那时她们正身处青春期，这样一种“漂亮”唯有和“青春”结合在一起时，才多多少少具备“美”），而当青春期过去，诸

如此类的品质就被身上那些更能与生活达成共谋的因素取而代之了，也是她们本性的自然进程，或是娴静温顺，或是庸脂俗粉，或是粗鄙，等等。

然而，就他们那种借由不多的肢体动作和眼神所表现出来的亲昵程度，他们只可能是一对情侣，但这是一对什么样的情侣呢？他们的年龄相差十岁上下，不可能是同学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外地，那么，就是在外边认识、恋爱的同乡了（比如说，男的是女的的大学老师），这很巧，却也不无可能，可问题是，当公车到达一站，有人上车，他发现这两人当即分开了先前握在一起、搁在女的右大腿上的手，女的别头看着窗外，男的则不仅是看着而是紧盯着上车的那两个人（联系男的后来的举动，他这似乎是在审察上车的乘客会不会认识他们——如果认识他们或是认识他们中的一个，他们现在这样子就能给予来者一种他们的关系并不亲密无非是恰巧遇见坐在了一起或是并不认识的感觉。这使他想起刚才就有的一丝疑惑，刚才它不明确，现在他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了，他觉得他们似乎压抑着他们的激情，他们亲昵的尺度理应再大一点，更随便一点），又到了一站也是这样，大概是上车的人并不认识，这男的便伸过手去握住了那女的的手，两人相视一笑，仿佛在玩什么游戏，禁忌一经解除，他们的亲昵就又恢复了。但显然还是没有充分亲昵。这是为什么呢？仿佛从窗外可以获得这问题的答案，他把视线移向了窗外（他这一边的）。